

傳說中之鼓樓樓的巨鏡 于成澤
報費每份郵部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發行所北京東城北新書局

報費：每份本京八枚，外埠三分。郵費一元
三十期
通訊處：北京二龍口袋胡同十六號。
總發行所：北京中國大學出版部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延慶社
京大學第一院延慶社
報費：每份本京銀元四枚外埠函購郵費二角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京報副刊

第三〇六號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美治政策

張鏡生

（6）交際部

這都有對內對外二種職務：對內的則在謀社會交際的便利與興趣。由交際部規定每年幾個日子為「交友節」，如陽歷的正月一號，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十二月十二日之類。於各處籌備許多「交友節」的場所，若在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並應在水邊及高山之上廣設會場，以便修禱與登高者的氣息。各場內備滿茶點及各種遊戲之具，又特派許多女交際員隨場招待，並應利用其科學和藝術的眼光與手段，審視誰與誰最相宜為朋友，然後誠懇誠敬地為之介紹。例如見了一位紅顏嬌羞的女郎，芳齡二八，秀外慧中，則為伊介紹了一位氣象雍容溫存儒雅的青年。如見了一位高大身材舉止粗莽的男子則為他介紹一位濃眉闊目的強壯婦人。若他是廚夫麼？則請一位打雜婦為他伴侶。假使伊是老嫗子，則應找一年紀身材相當的孀差。如此的交就免生出小姐拉車夫，燕差交太太，那樣不相配了。（我前與一貴夫人辯，伊說某女子如由伊所愛的學生變遷去愛車夫，這

何可恕，但伊所變遷的乃比學生的地位更高的人，所以不輸服，這個確實有些道理。但我所立點處是以才能人格為標準，不是以地位為定點，假使車夫及燕差有相當的程度，則小姐太太們雖愛他也是進步。假使老爺大人們無程度，則小姐太太們去嫁他當然算是墮落。但我想今日的車夫聽差們總比學生教授程度低，所以我許人從戀愛車夫聽差的變為戀愛學生教授，若從相反方面的變遷，我大概不贊成，這或是我的階級觀念太深呵！

此外，並應為人介紹年齡，職業，才能相當的同性朋友，庶免使人有濫交惡伴的毛病。總之，當由此養成社會喜歡交遊的風俗，務使在「交友節」每人至少得了一位新的異性及一位新的同性朋友，如不能得，則華以為羞。平時已經納交的友人，應於交友節互送禮物，如不依禮，就視為絕交表示，由此辦去，交友節不但使人得了新友，并可由此對舊友時時增了許多的情誼。我國人交友最看重交換情誼的形式，每每隔數十年不通音問，以致使對人不知是友是仇或是路人。至於勢利之徒反得藉此招搖，有些朋友已經意見變為仇敵，如

一是照舊主張革命，一已變節為政客，但後人因為前人的名氣可以嚇人，每每說他的兄弟，這樣的朋友實在危險！故最好由交友節的表示，可以證明各人對於友人的意見，如經過幾次不送禮物，便是證明對他不肯繼續視為友人，若對人反往外招搖，則可由其本人，或其親友攻擊他，如此交友之道既有所標準，當然不會濫交以受人累，而被棄者也自然不敢再引些個人為重以亂人聽。是友是仇，界限分明，省却多少麻煩，免了許多誤會。隨所交者，必要程度相當，事業相似，自然不會有今日的「勢利交」種種弊端了。

凡遇交友節，應由交際部請郵局對於為交換情誼的不封信件，圖畫明信片，及各種禮物等應該免費輸送。並於是日在「交友節」場內預備許多酒席，以備有意納交之人到場抽彩，遇有八人得票者就開一桌為他們祝賀。兒童也可參預，但由交際員特別介紹相當的年齡為「美治政策（六）」
馬譯物種原始正誤並賀馬先生（十一）
張鏡生
張文亮
培良
羅文瀾
魯迅先生
尚鏡

小朋友」，其界限也以兒童為限。如此辦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擠滿舞場與人證交，這樣不知不覺中就引導社會的人皆成爲朋友一樣的關係了。

可是，交際的範圍不只在使同一社會的人皆成朋友，應的責任更有比此重大者則在達到全球的民族皆成朋友，這就是他對外獨一的方針。依此宗旨做去，消極上可以免有了今日外交的一味陰險欺騙爲能事，積極上可以待對國際彼處的「解。我今來說怎樣使地球的民族皆成朋友。

凡所派的大使，公使，領事，及外交一切的人員，皆以「誠，有情感及才德的女子爲合格。伊們外交獨一的手段，以「情感的交際」爲主，對於社會及政治的運動一以情感爲依據。伊們的職務有四：第一，怎樣使所派地的社會的人對伊起了同情。第二，怎樣使自國與所派地的社會家，思想家，及政治家等，得到情感上的夜乎。第三，任各種情感宣傳之責。第四，提倡本國人民在其所派地結婚的事宜。由這四個新的外交方法，自然可以得對人類真正的了解而免先前一外交上的誤會了。今應逐節稍爲說明於下，以便爲新外交的方針。

第一，外交官要使所派地的社會對他起了同情，其最要緊的不可不以官位自居，而當多多

出外與社會相交際。尤其是凡對於其地的慈善事業應該努力幫助，故可以說，從前外交官是「商務官」，今日的爲「政治官」，將來我們的爲「慈善官」，伊們有的身金錢可以救濟難民與建設許多慈善事業。若無金錢的以交家，只要伊們有的是良心與情感，自然可以寬慰許多窮苦的人民了。我國古時的外交，也有以「救災卹鄰，福之福也」爲號召。雖在今日一地方上遇有災難，各國代表例有救助之義。可惜，這些皆是表面的文章，我們今後所望的，實實在在看看鄰國的禍難如自己所福的一樣，本其披髮往救的熱誠，不爲虛文所拘泥，這纔能使被救者生出感激的心懷呢。

其次，外交官要使所派地的社會對他起了同情，則最好的應多向其事業方面盡力活動。故外交官應該變爲所派地的事業機關，遇必要時，或明助或暗幫其爲事業努力做事。尙爲正義而爭，如遇革命軍起時，則寧以身碎骨與所派地的政府反抗，不必顧及於國交的危險。總之，凡外交官對於所派地當視爲自己的國土一樣，而對其人民當看做自己的人民，痛癢既如此相關，自然可以得彼此間情感的灌溉了。

第二，外交官怎樣使自國與所派地的社會家，思想家及政治家等得到情感的交乎？我想

最要緊的則用種種方法使兩國這些人物互相與其國親，考察，講演，與探問。有時如多委委乃一種變形的偵探。他對於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常用秘密的偵查以報告其國。我們今後的男女外交家斷不肯做這樣鬼鬼的行爲了，伊所要報告的爲自國及所派地的思想，技能，及情感。伊所介紹而來的即這些的宣傳人。伊所介紹而去的也即是這些的宣傳人。人民代表的互派，學者的往來，社會家的彼此熱烈歡迎與招待，使這些「上流人」互相了解，各視友國的利害，便本國的利益，換句話說，他們視友國即是自己的第二母國，那麼自然用不着什麼神間的外交手段，與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那樣心慮去海誓鄰國了。

馬譯物種原始正誤並質馬

君武先生

張文亮

第32頁第十二行

譯文——本性既成。有如英國血統。範圍不廣。不若在瑞士者受奴隸之助多。爾天擇可增加及變改其本性。

原文——When the Insincer w s once required, if carried out to a much less extent even than in our British F

洪

預告(十月十六日出版)
今後的覺悟(論說)
譯明通之「愛國運動與求學」
方(詩)

成仿吾
朱艾
李伯昌

通信處
上海
陸路二
九五

沉鐘週刊第三期目錄

一 瞬間的黃昏 林如稷
悲多及博(正文) 湯澤

魂國

十月二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魂國 虹成立宣言
德案
可怕！可怕！

(子)
(琪)

了，再不怕官吏們來逼我，不怕刀鋒同槍彈，這只是我的怯弱罷。呵，朋友，可憐我的怯弱。呵，勇敢的已經犧牲了；只是怯弱，還在生存者。

那一次我開封時，你已經早走了幾天，因此我倆竟沒有見過面。你或者竟沒有知道我的名字罷。呵，不曾相見的朋友，你走了以後，我在桌上看見你一匣名片，我整着你的遺下的一牀小被，夜裡冷得時候便拿你的一件七零八落的皮襖作被子蓋。那時我聽見你勇敢地出去，一個人到那不可測的地方去幹人民認爲社會之敵，官吏認爲罪不容誅的事，我心裡深深印下了你無畏的犧牲的印象。然而你終於死了，你的死在事業上毫無成功，而且因爲你朋友的怯弱，你的名字都不能使人知道，或者，甚至於你的印象也在朋友們心裏漸漸消滅了罷。但是，這於你有什麼關係呢。你已經走了你的路，盡了你的能力，你成功了，失敗者祇是我們。

不曾相見的朋友呵，當你被一粒槍彈穿透了冷悄悄地躺在街上的時候，我同KN正過着頹廢的享樂的生活——然而我們只是尋求那苦而且辣的滋味，所得到的也只是那苦而且辣的滋味，你却勇敢地去背血和肉了。煙同酒同肉

的刺激，使我們的心不至死木下去，然而你却勇敢地拿血和肉去奮鬥去了。

在我們得到你的事情失敗的消息以後，旁的人都逃回來，所不見的只有你。那時以爲你不過暫避一時，誰知道你竟犧牲了呢！現在我都要告訴你：人們是不可靠的。人們需要你的力，但是不需要你的意見。人們聽見你死了以後——那時你身上的血污恐怕還沒有乾呢——不過發了一聲嘆息，這正如他打破了一件東西時所發的一樣。

現在，N還在河南，K的母親病了，已經回了家，我又來到北京，吃着，喝着，寫些不痛癢的東西。呵，不曾相見的朋友，我是何等怯弱呵！

勇敢的上前幹去了，怯弱者只在後面吶喊；勇敢者都已犧牲了，只剩得怯弱者來享受這世界。

呵，你，永遠這樣喊着罷！你，人們認爲社會之敵，官吏認爲罪不容誅的你的行爲；同你那穿透了的身體，染遍了血污的身體，冷清清地躺在街上的你的身體，將永遠爲策勵我們的棍子罷。

願你在地下安好，不曾相見的朋友！

二〇，一〇，一九二〇年石燈。

旅蜀日記

羅文漢

六〇，在叙府。

叙府工商業較以前所歷各地爲盛，因其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南交雲南，東通重慶，下江各省，北連成都。我們一早出街遊逛，隨便買幾樣什物帶轉回店；又重新去會厚市的兩家同鄉：一家是昭通第二中學校長的族中姻生厚的姜二先生。姜二先生指導我們去成都的路線——一爲東大路，由自流井瀘州一帶連成都；一爲南南大路由嘉定眉山一帶連成都。——並云這一向南大路比較清淨，我們遂決定走南大路。一家綉綉從昭通來叙府未久的張老先生家，張老先生父子對我們很熱情的料理明日出發的一切，替僱一挑夫老郭，周旋多時始去。

當我們會姜先生後，走出一條小巷來，猛地迎面來了一長毛人，我們正詫異時，他却笑着問道：「先生們幾時到的？」健秋厭惡極了，一聲不作；我此時陡聯想到三蓬深疑此窮人何以單獨至此，面露忿色而不之答；厚甫冷語道：「昨天——」此時我們已走遠，彷彿那人還問：「那天走呢？」

健秋說：「此人太可疑：昭通被竊，當時我們便猜到他，後來他又常常到店來接洽滑杆，解我嚴正的拒絕，並斥其以後不準來店，雲川通纔沒有他的印跡；不料離昭通後，今天又

第十四號

時事短評

時局一瞥

「滿城風雨近重陽」

(十月十八日出版)

(青田)

(世莊)

狂兩種

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
2 狂 定價五分。已付印。目錄列下
失意的英雄(散文)
在死人之側(翻譯)
文化之橫展與(論文)

實

歡迎廣東外交代表團

本社參加北京國民外交代表團之

赤化、造謠、

專著

了版

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
銅元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
元郵發行所北京法大馬路通社。

的版

丁大王爺(小說)
五天(雜記)
生的運動(小說)
通信處北京沙灘銀閣十三號王盤
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於國民最低限度的希望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價目：零售每份銅元四枚，郵寄二分，(歡迎
長期訂閱一元寄足五十期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在此遇見了他——他怎麼會來呢？「我們再
兩看那人時，已轉了拐，健秋接着又道：「他
來，或許便是那三三，不然何以穿着不像從
前穿的衣服，單身在街上走呢？姑無論他是
不是與昭通失竊有關，總之這類長毛不理他為
是！」

夜，朱吉瑞君又來約至食店健行。

(八續)

六一，煙鬼老郭。

挑夫糾纏，離敘府已將及十點鐘，從山崖
懸路，緩慢而行，我們都說：「今這遇着老郭
(挑夫名)，才是我們麻煩。比老周(見四
十二段)還討厭多了！」他橫豎挑子重，若
非是過人情愜來，行期迫急，交過定錢，早就
罵他滾蛋。現在，我們只好忍氣恢他的要求
：各在挑子上量力抽幾斤什物下來捆成包袱
着。

不上二十里，他進一間茅屋裡抽煙，半點
多鐘不出來，我們催促了火……「該死，
該死，壯年便陷大癮！鴉片，鴉片，害人真不
淺！」

我們的計劃——依挑夫的「攪頭」說——
第八日即到成都：第一日由叙府至王場，行一
百一十里，第二日由王場至月波，行一百一十
里，第三日由月波至隆興場，行一百里，第四

日由隆興場至嘉定。行一百里，第五日由嘉定
至青神，行九十里，第六日由青神至眉山，行
六十里，第七日由眉山至郫公場，行一百里，
第八日由郫公場至成都，行一百零五里；路既
分配得均勻，所宿盡是要地。殊不料事實上大
不然，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應到王場，而日將
落山，繞走到離敘府四十里的牛洗場；前途遙
遠，像這樣要何日才到成都呢？

所宿為一茶店，茶店中人多而嘈雜，除少
數真正吃茶者外，大多數圍做一大團賭博，我
本想擠入人圈去見識見識這樣大場面，奈何薰
汗臭，咄咄逼人，且站前排着有不可入的抵抗
性，你從他肩旁一動，惡言立加，所以始終未
得高目，只領略了些擾攘呼喝。

我們從廚房旁房舍另搬上樓上一間房舍去
，用張廢床把能開合的樓板壓住，七通八洞，
也設法阻好。

厚甫發起熱來，呻吟在榻，這病是今天得
來的，怕是為煙鬼(我們都稱老郭叫煙鬼)動
了肝火吧？健秋守着他。我因為在橫江那夜多
食吃了幾塊麻子雞，(外路人吃了生煎的雞，

近日兩腿發現紅斑，到櫃上買點華德開州府
油。同一個姓羅的人攀談起來，我順便問他此
後一路的情形，他說：「叙府到成都這一帶，
還是要小心，聽說江口一帶，還藏着若干匪徒

。此去無什麼大山大嶺，皆沿岷江而行。成都
我曾到過，貴省鹽津縣我也到過，兩路比較起
來，到成都平坦得多了。嘉定以下，越發無山
可云；不過江水蜿蜒，要渡十幾次船，沿途場
子甚多，人煙不少。商業以嘉定為最盛，眉山
次之，青神，健為，彭山又次之。農產以眉山
嘉定附近為豐富。五通橋，牛華溪產鹽。嘉定
產絲綢擅名。總之，一切都比到貴省鹽津縣一
帶好！」由羅某這一席話，我得益頗多(第三段
(三仙橋至叙府)與第四段(叙府至成都)的
簡略比較了。

世界上恐怕再沒有比煙鬼老郭還討厭的人
！你看他語言無味而狡詐，舉動醜態而懶懶，
一副賊眉賊眼，不減長毛老段丰度，長得又矮
又瘦，怎比超等挑夫，卑鄙賤勝老周，穢惡遠
過背夫，更加上糖煙三口——其實豈止三口
——烏髮滿面，黑牙臭口……厚甫說：「他
是人類美的結晶，該拿去博物院陳列！」

煙鬼又來找我們說：「挑子還重，明兒挑
不起！」經店主人秤得實重八十九斤；他又拿
下六斤來逼我們分背。

六二，到王場。

江水迎面而來，兩岸青山，已是晚秋光景
，有些枯葉，已會隨着清風飄去，或是掛在枝
頭搖曳。西藍的天，與遠處山相連，與深藍

現

第

二

第

十

月

十

日

出版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月十日出版了

上海代售處

現
第
二
第
十
月
十
日
出
版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徵集猥褻歌謠啟事

孟孟集

這本相份。綠的樹，隱隱處人家。羊腸路
上，行人驚各不絕（今日趕牛洗場）！或担食
品，或牽小豬，老幼成隊，僅僅提攜。我乘興
獨自大踏步，向灣轉的竹叢野村道上走去。
忽走入沙泥濘窪谷中，愈遠愈覺荒蕪難行
，知步走錯了路；轉回正路時，健秋已遠及，
剛折身繞山草林中，越過一個小陡坡，又走
數里，才到長雨濛濛似的高場。
在高場茶肆中，吃白了茶色，看厭了人打
字牌，聽元了一個粗魯誠實的鄉人叨叨告誡江
口一帶危險的話，這香無厚雨煙鬼的影子。約
莫等了兩點鐘，纔見厚雨煙鬼慢悠悠來，原因
是烟鬼見厚雨隻身好欺，在路上幾次作難，甚
至於放下挑子想逃；厚雨新病初愈，費了多少
唇舌才把他弄到這裏。
煙鬼邊說挑子重，他說至少要有二百斤，
務必叫我們再抽出十幾斤來分背，我們不答應
，他便不走，勸他他也不走，罵他他更不走，
經肆中人排解，不得已又屈從了他。
走過幾十里山田土壟，日已暮，黃昏裡隱
隱於江崖亂石中，渡過激流，由沙灘直上，達
到瀟瀟冷落的王場。
一入店子，煙鬼便喊肩痛，申言明日不能
再挑，在 樣荒小的場子裏，我們只能忍怒安
慰他，他反來勸促出第四次要挾，又暗地同店

主商量，把店中一把軟秤借來，秤一秤挑子重
八十六斤（昨夜秤得八十九斤，當即減去六斤
，今日又在高場減去十餘斤，尚剩八十六斤？
）硬取出六斤，交給我們。我們極嚴厲的拒絕
，後來他自己誓不再求第五次，我們只得又忍
受着。三個人的包裹合起來一秤，全重二十九
斤；然後又量力分做三包：厚雨胖強，背十二
斤，健秋瘦弱，背六斤，我背十一斤。
床上無板，只有幾根粗樅木，蓋以草連，
臭虫成陣，被垢窒鼻；就是越王勾踐，怕也未
必嘗過這種滋味！川境固比滇境好，但王場還
不如功山嶺頭坡。
六三，土仁丹鬚。
烟鬼實在太不成形，又要煙絲，又要挑
得輕，出發時煙是飽了，擔子是輕了，剛才吃
粽子時諄諄囑咐他的話，今到乾柏樹又無效，
越發等急了我們。幾次催促後，他纔懶懶地伸
出煙洞來，從洞裏跟出一個四十來歲，泥色汗
衣，土仁丹鬚的人來。土仁丹鬚向我們注目外
，稜胡圓煙鬼講一講搭價，便擡起那大包黃色
行李在先走了，烟鬼挑担隨着，我們落後。
渡過一次河以後，在鵝卵石與斑斑草間蹣
跚，煙鬼厚雨照例落後；健秋在中；土仁丹鬚
走得飛，我跟得快，走到毛草深處，他故意把
脚步放慢了些，柔聲問我道：
「先生們是雲南人？」

「不錯！」
「不遠千里而來，為幹何事？」他這樣問
：「下力人語此，必非尋閒。」
「到成都讀書。」
「哦哦！原來先生們是讀書人，可謂萍水
相逢，失敬！失敬！」他此語使我大大注意。
「我什麼失敬不失敬，我們讀書人，沒有
什麼可敬！也沒有什麼可驚的！」我說這句話
封閉他的嘴。
「非也！選近異鄉……」他的話越說越奇
；我很驚訝下力人能與文，同時留神上下打量
他，而他的话却不十分留意；他的話雖似
乎預備過的話匣子，喋喋最傾出，而且露出
形跡：「……我雖落落如此，然心不忘儒業！
！君子安貧，一簞食，一瓢飲，……時作鴉
之屏，為染翠之畫以糊口……今過諸公，三生
有緣，故願效犬馬以附驥尾，……做飯數日，
借貨無門，想書屏作畫，沒有買紙張筆墨的錢
……祈垂鑒之！」
我想，大概也不過如是：小竹板。默允少
數幫助，且問他道：
「聽你的話，似乎是讀過書的——你是那
裏人？為什麼不繼續讀書？或是做一件正當事
業？像這樣將來怎樣了呢？」
「我是川北人，幼時誠立志於詩書，差

三期

秋的是誰(詩)
落花時節(雜記)
寄(詩)
植樹節(小說)

蔣榜川
汪茂遂
陳尚友
趙其文

連行
一角四
馬路太
和坊光
華書局

黎霍甫給哥爾基的信(二)

煉譯

淺草社編輯
馮至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發行

期二

不哭(詩)
報費：零售 每份銅元四枚外埠每份二分
訂閱 全年三角六份外埠五角二分
發行處：北京大學收發課轉
發行處：北京銀廟十九號

不多點便是秀才；嗣因家道變故，遂流落於四方，今則書屏作畫——羅先生救我！」

「我們幾千里負笈就學的苦寒人，老實說：於你愧無以助，助亦無多；我以為像你這樣的人，不難找點正當職業做，何苦流寓沉淪，俯首帖耳，以求人暫微之助，人生的路正遠呢，要吃飯，就要做工！」我誠懇地說。

「是的——」暫緩片刻歎道：「沒飯吃，怎能做工？」

「這却不然，要做工，才能換飯吃！」

「這之書屏作畫，無筆墨紙何以換飯吃？」

「咳！——」他的話問得很有理，我幾無以對，「然筆墨紙的費用究竟很少，第一次生賺得的錢又可買第二次用的；怕的是好吃懶做——我希望你尤要的是擇種正當職業，就是書屏作畫，也須認爲正當事業，而以終身全副精神爲之！」

仁丹翳忽言肚痛，非加一半探價不再行。

歇好一會，我們很着急的拿一個人去找烟鬼，偌大的場，那裏找得着鬼影呢？

土仁丹翳待工錢後不走，旁叨求我們助他買筆墨紙，我給他筆墨紙錢還是不走，伏俾作假寐；忽然肆前走來一條大漢，好個瓢頭兒，巡邏欲窮，土仁丹翳給地見了，高聲嚷道：「快來！這裏正找人放挑子呢！」瓢頭應聲而入，一屁股坐在土仁丹翳旁邊，笑問：「我就挑起走呢？我與土仁丹翳對面說上，方欲有言；乍見瓢頭話未說完，土仁丹翳即以右肘輕輕止之，我見狀大駭，土仁丹翳即時健秋另在他掉聲叱道：我們担子有人挑，誰找人放挑子？」厚甫也接眼叱土仁丹翳：「用不着你管事！」土仁丹翳緘默了！瓢頭搭起腰座，且走且說：「等一會再來商量！」健步向西而去。

土仁丹翳仍不動，仍然隱几假寐，茶肆中我們無起走他的權力；而烟鬼還不來。我借故出來尋煙鬼，其實吊着形跡可疑的瓢頭頭的樣子。他急步走入一熱鬧古廟內；我遠遠跟着，繞走近廟門，迎頭便見着瓢頭帶出一千奇形怪像，凶悍狡獪的狗黨來，見我帶驚問道：「先生們要走了麼？」我避不及放膽答道：「關你什麼事！」他們倉卒分頭走了！

「這却不然，要做工，才能換飯吃！」

回茶肆尋，土仁丹翳依舊假寐着，烟鬼還是沒有轉來，健秋厚甫十分焦急，他倆焦急的趕路，都說：「日快要落了！」

「正說着，瓢頭又站在肆外笑問道：「先生們還不走麼？」土仁丹翳聞聲抬頭，瓢頭即喚他一眼。我見狀愈自信所疑是實，健秋厚甫似未留意。我強自鎮靜地叱道：「快滾！再來捉將官去！」他笑着忙忙離開；土仁丹翳又伏身假寐。

我乘土仁丹翳不留意，急拊健秋厚甫耳告以如此如此，健秋厚甫皆大震駭，張皇不語。煙鬼慢慢地走來，我們痛罵他幾句，土仁丹翳又抬起頭來，叫地快快挑起走，還離二十里路，煙鬼應着去理擔子。旁邊吃茶的有兩位年老的人，大不贊成我們這時還要走，阻我們道：「天晚了，就在這裏爲是！」我們還是堅持着要走，煙鬼已把擔子挑起；土仁丹翳也跟着老人們揮官道：「這——這一路不情淨！」我們不睬他的話，隨着烟鬼出肆，他又站起來說一句近於良心的話：

「不送了！謝謝先生紙筆錢！這一路不情淨，遇險莫後悔！」

四丁而道，遠見街末掛有「大川旅館」四字，急命烟鬼挑入，煙鬼欲言，我們齊叱止他：「勿多言！」

住於臨河幽遠的一間店房裡，告慶師任何人不許，痛痛責罵煙鬼一頓，不準他出店。飯後，及料理行李；健秋厚甫即拿着公事去辦理，請團兵明日保護的事。

二十一日。

魯迅先生

尚鏡

人無聊到連無聊都失了滋味的時候，那便連幻想也失了它的迷惑，引誘的作用了。這時的人，除了在路上的走骨之外，便只有睡那不成夢的覺。在他不能入夢的睡裡，去找些往事發煩。在這些往事中，只是往事，也許有些使他更發煩的夢的存在。在這時候，他拿身任事，來說明今事，來預言未來的夢。假若他要是一個有靈魂的人，那他的使他更發煩的往事的夢，也便成了時代的靈魂而成為現。在夢。然而這夢又是利那爾，極迅速的利那爾的浮現物。這時，他要是沒有能力或只是真的去睡，或在路上走着的時候，那便不用說了。若他的環境和力量能使他在煩惱的忙中靜下來，坐在一個空洞的地方。那他要成其夢了，有靈魂的夢。因為這是有作者的靈魂和時代精神

神的說明和預言。

這種有作者的靈魂和時代精神的說明和預言的夢裡，對於一部分人，有靈魂的人，他能將以他——作者——的同情給與。他們——有靈魂的人——同時也在他的給與的同情中發現安慰。然而同時，他——作者——又對於那一般沒有靈魂的人，沉溺於虛榮，驕傲，勢利，殺戮，欺騙，和殺的人們或批評家，一定要得着極端的反感；因為他夢的說明或預言中有一種能刺激的不安。換一句話說，就是他能在他們的隱微中，掘出了他們極想隱藏的卑劣的根底來。這就是敗倫，斯維天特之所以不見容於他們本國的原因與一般通俗的唯美派詩人或藝術家之所以到處受欺的原因。這也就是我國的魯迅先生之所以一再做「吶喊」的原因。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廢，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有見世人的真面目；……」（見吶喊自序。）

這上邊一段，大約是魯迅先生的「我在年青的時候也曾做過許多夢」的夢的根底吧？這也就是，我想着，使他在現在更為發煩的往事的夢；也就是「他感到未曾經驗的無聊」的「吶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現在「寂寞」的根底吧？

魯迅先生在這樣的煩惱中，失聲中，寂寞中，他的能力使他坐下了，他在這荒原中坐下了，他的被寂寞的大蛇纏住的靈魂，便要在他的有時代精神的夢裡出現了。

他的老朋友金心異來了。他的「在於將來」的希望，使他來寫文章，使他來做那被毀那「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的「吶喊」的工作。「新青年」（非今日的新青年）出世了。「吶喊」出世了。而他的「樂」裏瑜兒墳上的花環，「明天」裏單四嫂子的沒有做看見兒子的夢的夢；那時的青年雖然沒有被傳染他的寂寞，但到在今日已經長老。而魯迅先生的寂寞，還依然寂寞着，不亞於在沙漠裏。恐怕魯迅先生的「在於將來」的夢。現在還是「在於將來」吧！因為在這個荒原裏，現在我覺着，連「寂寞」也快被磨擦消滅了；而同時隨着寂寞成反比例而生的只有沉溺於虛榮，驕傲，勢利，欺騙，和殺戮的沒有靈魂的東西。

「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裡邊的人們，已經都「從昏睡入死滅」了，所餘者只有老毀滅的屍肉。魯迅先生的吶喊，恐怕也只有吶喊下去。因為吶喊便是今日有靈魂的人們必要的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

語錄

論小說的副覽和選擇
明譯伊索寓言
箱的遊戲
走了

魯迅
子榮
杜君

自由

時事述評
羅稅會之議案
金佛郎檢票案
金佛郎案到底怎樣？
故宮博物院開幕

（於十月十七日出版）

文文
伯伯
汪清淪

進

時事短評
（一）章士釗的氣概果能用末日才完麼？
（二）花樣翻新的陳軍文告
雄生

（十月十六日出版）